

SHI JIE SHI DA
WEN HAO QUAN JI

世界十大 文豪全集

中国社会出版社

5

SHIJIE
SHIDAWENH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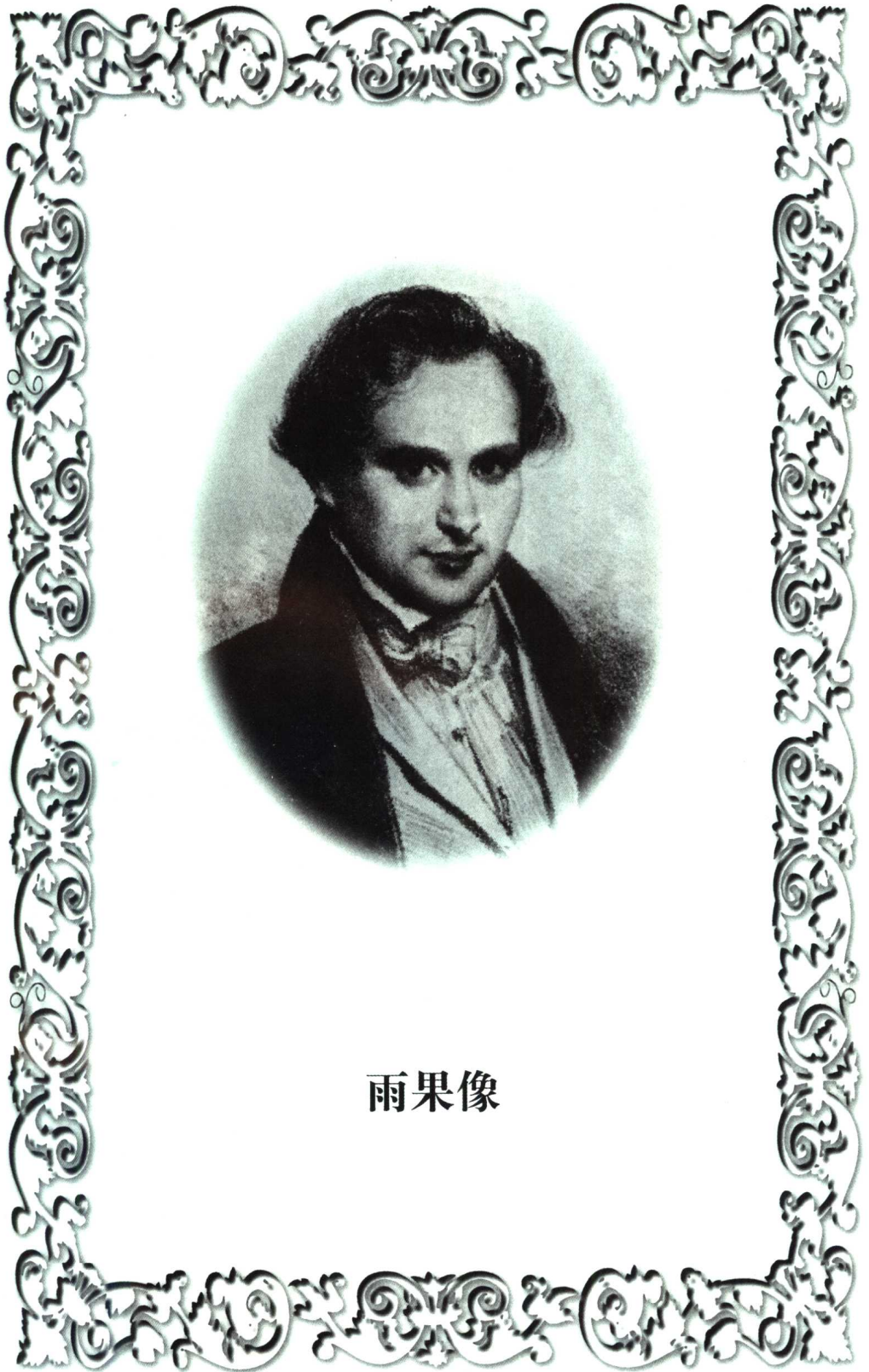
世界十大文豪全集

主编：田立全

中国社会出版社

25
0

287



雨果像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floral motifs in each corner, enclosing the text.

雨 果
文集

(下)

译者 邵怀山

中国社会出版社

编委会名单

主 编：田立全

副主编：李 铨 李仁厚

编 委：王文彬 王穆春 李 菊

 郭文厚 赵秉仁 钱云川

 王啸河 莫运莱 胡燕生

 董文辉 刘世慧 姜 君

前 言

沐浴在新世纪的晨辉中，回眸过去的千年，那的确是人类历史长河中艺术巨匠最密集的一段时光。他们的才气与前辈相比毫不逊色，他们的成就更令后人难以逾越。星移斗转，日行月迁，即使再过千年，他们的光芒也不会随时光的流逝而黯淡。他们留下的不仅是墨写与铅印的文字，而是一杯杯色浓味醇的精神冲剂。他们在人类精神的荒原中植下了奇花异草，他们在人类心灵的家园里洒满了雨露甘霖。星河茫茫，群星闪烁，为了让读者领略世界文学的艺术魅力，为了让读者饱览文学大师的艺术风采，我们精选了十位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辑成《世界十大文豪全集》一书。

这十位大师是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雨果、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高尔基、泰戈尔、鲁迅。这十位文学大师，以其深邃的思辩、磅礴的气势、高远的意境，构成了重大的文化奇观——一个令人敬仰、令人眷恋的奇观。称他们为世界“十大文豪”当之无愧。

莎士比亚：举世公认的“戏剧元勋”、万人瞩目的“文学泰斗”。他作品中的名言被后人引用的次数、适用的场合是最多的。后人说，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应“属于所有世纪”。

歌德：以一部《浮士德》饮誉文坛，被视为文艺复兴以来“西欧百年历史的总结”。

普希金：俄罗斯文学语言之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愤恨地说：“快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弄得俄罗斯所有青年都在背诵这些煽动性的诗”。

巴尔扎克：用一支魔术师般的笔绘出了法兰西社会的方方面面。《人间喜剧》是一部法国人的《红楼梦》，是一部了解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雨果：文学创作的多面手，诗人、戏剧家、批评家、散文家，他以自己的杰出成就，获得了法国的最高荣誉。

列夫·托尔斯泰：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复活》“撕毁了一切假面具”激怒了俄国宗教研，为此宗教研开除了他的教籍。

马克·吐温：现代美国文学的开路者，一颗很晚才被辨识出来的美国文学中的“黑珍珠”。

高尔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又一座丰碑，“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名字“代表着世界文学史上的新时期”。

泰戈尔：是亚洲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在现代文学史上，他代表着东方。

鲁迅：毛泽东亲手树起的文学大旗，他透视出几千年中国人内心的隐秘，赞颂他的人是最多的，诋毁他的人也是最多的。

《世界十大文豪全集》一书，从不同领域向读者展示大师风采，选文体例也不拘一格。全书有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群芳争妍；涵概历史、政治、哲学、自然……气象万千。本书规模宏大，校译准确，具有最高的文学品位和收藏价值。

在编排过程中，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局限，难免会有遗漏和缺憾，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朋友不吝指正。

本书编委会

2000年4月

文豪小传

雨果(1802~1885)法国著名作家、十九世纪前期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

雨果于1802年2月26日生于贝桑松,他的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个将军。雨果幼年跟随父亲的军旅到过意大利、西班牙。1819年,他与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等共同创办《文学保守者》周刊,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初期诗歌,很多都是拥护波旁王朝、歌颂保王主义和天主教的,由此,他相继两次获得路易十八赐给的年俸。1826年,他与浪漫派文艺青年缪塞、大仲马、诺缔埃组织“第二文社”,开始明确反对伪古典主义。1827年,他的诗歌中开始出现了与复辟王朝唱反调、歌颂拿破仑的主题。同年,他又发表了著名的《〈克伦威尔〉序》。1828年,他写了浪漫主义戏剧《玛丽蓉·德·洛尔墨》。1829年,他同情和歌颂希腊民族解放斗争的诗集《东方集》问世。1830年,他又发表了他的浪漫主义戏剧的代表作《爱那尼》。

1830年7月革命爆发后,雨果在诗歌中对革命作了热情的赞颂。1831年,他又在小说方面为浪漫主义文学创造了纪念碑式的作品《巴黎圣母院》。在《巴黎圣母院》之后,雨果又相继发表了浪漫主义的戏剧《国王取乐》、《吕克莱斯·波基亚》、《玛丽·都铎》、《安日洛》、《吕意·布拉斯》;诗集《黄昏歌集》、《心声集》、《光与影集》;小说《克洛德·格》以及杂文《文学与哲学札记》。对这一阶段的社会制度和阶级力量的激愤控诉是这些作品的基调,他的几个诗集对政治社会题材也有较多的关注,表现了他进步的政治立场。1841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在受衔演说中,表示拥护君主立宪制度,不赞成共和政体。1845年,路易·菲力普授予他“法兰西世卿”的称号。1848年底的总统选举中,他投票支持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久又成为这个野心家的反对派。他是1849年至1851年间国民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左派的领袖。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帝制,大肆进行镇压,雨果和他的政派发表宣言试图反抗,但遭到失败。政变后,他被迫流亡国外,长达十九年之久。

1852年,他出版了对拿破仑第三作了辛辣嘲骂的政治小册子《小拿破仑》,并写成揭露政变过程的《一个罪行的始末》。1853年,他的著名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出版,整个诗集愤怒的矛头都是指向独裁统治者拿破仑第三。雨果在流亡期间的其他文学创作有:诗集《默想集》、《历代传说》、《街头与森林之歌》、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其中以《悲惨世界》最为重要。1872年,他刊行了自己在1870年至1871年法国人民处于艰难岁月时写的诗体日记《凶年集》。1872年,他完成了从1862年开始创作的小说《九三年》。

1885年,雨果逝世于巴黎,法兰西举国志哀,巴黎举行了规模宏大的葬礼。



雨果文集

悲惨世界 (3)

第一部 芳汀 (3)

多少人热衷于发掘黄金，他却只努力发掘慈悲的心肠。普天下的愁苦便是他所采掘的矿。遍地的苦痛随时为他提供行善的机会。“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他说假如能这样，便一切都够了，不必再要求其他，这便是他的全部教义。

第二部 珂赛特 (201)

忽然，在这静悄悄的环境中，响起了一种新的声音，一种来自天上、美妙的仙音，和先前听到的咆哮声恰好是一种对比。那是从万籁俱寂的深夜中传来一阵颂主歌，一种由和声和祈祷交织成的天乐，是一些妇女的歌唱声，从这种歌声里既可以听出贞女们那种纯洁的嗓音，也可听出孩子们那种天真的嗓音，这不是人间的音乐，歌声是从园中最高的那所大楼里传来的，正当魔鬼们的咆哮渐渐远去时，黑夜中飞来了天使们的合唱。

第三部 马吕斯 (331)

他的年龄大约在七至十三岁之间，整天跟着一大群人，在街上游荡，在野外露宿，穿着自己父亲的一条破裤子拖着鞋后跟，顶着一顶破帽子。压过耳朵，挎着半副黄边背带，到处乱跑，左右张望，寻寻觅觅，悠悠荡荡，抽着烟斗，满嘴粗话，上酒馆结交小偷，逗妓女，说黑话，唱下流小曲，心里却没有一点坏念头，不失童年的天真。

第四部 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圣德尼街的英雄血 (395)

马吕斯心中也万分苦闷。他的日子又重陷在那种不着边际的疑团中。他心爱的姑娘，那个老人，曾从黑暗中、在咫尺之间偶尔在他眼前闪现了一下，正当他想把他们抓住时，一阵风却把他们吹散了。

第五部 冉阿让 (4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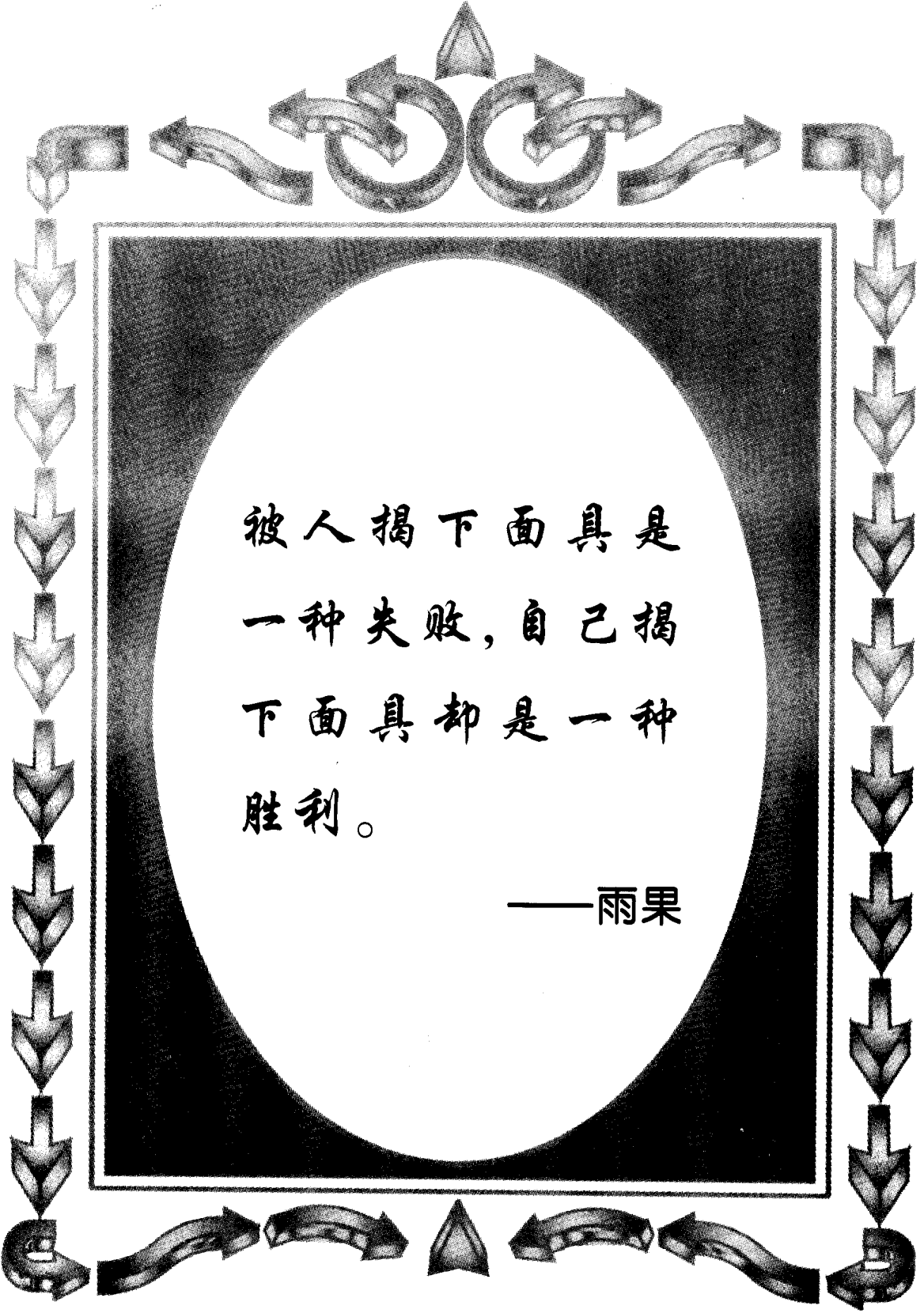
肉搏开始了，短兵相接，手枪射击，长刀砍，拳头打，远处，近处，从上面，从下面，到处都是战场。博须埃被杀死了，弗以伊被杀死了，古费拉克被杀死了，若李被杀死了，公白飞在扶起一个伤兵时被刺刀刺了三下，刺穿了胸膛。只朝天望了一眼就气绝了。

言 行 录 (568)

让我们摧毁仇恨吧。如果人类的文学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这个目的。Humaniores litterae。先生们，摧毁仇恨最好的方法是宽容。啊！但愿这伟大的一年结束时实现了最终和解，但愿它以智慧和真诚相待结束，但愿对外战争平息以后，它也平息内战。

其 他 (607)

他们信心十足，这就使得他们十分自信。他们尽力而为，尽其所能。他们想得到什么报酬呢？只想得到一种报酬。重见故土。他们会看到的。正由于他们在流亡时很幸福，他们会更加幸福的！所以，归国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被人揭下面具是
一种失败，自己揭
下面具却是一种
胜利。

——雨果

1000

悲惨世界

第一部 芳汀

第一卷 一个正直的人

一八一五年，迪涅的主教是查理·弗朗沙·卞福汝·米里哀先生。他是个七十五岁左右的老人，从一八〇六年起，他已就任迪涅区主教的职位。

尽管这些小事和我们将要叙说的故事的本题无关，但为了全面精确起见，在此地提一提在他刚上任的时候，人们有关他的一些风闻与传说也并不是无用的。大众关于某些人的传说，无论是真是假，在他们的命运中往往和他们亲身所作的事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米里哀先生是艾克斯法院的一个参议员的儿子，所谓的司法界的贵族。据说他的父亲因为要他继承那职位，就按照司法界贵族家庭间的习惯，在他十八岁或二十岁的时候，早早为他完了婚。米里哀先生虽已结婚，据说仍常常惹起别人的谈论。他品貌不凡，尽管身材不高，

但生得俊秀，风度翩翩，谈吐优雅，他一生的最初阶段完全消磨在交际场所和与妇女们的厮混中。革命爆发了，事变层出不穷，司法界贵族家庭因受到打击，驱逐，追捕而东奔西散了。米里哀先生，当革命刚开始时便逃亡到意大利。他的妻子，因早已害肺病，死了。他们一个孩子也没有。此后，他的一生有些什么遭遇呢？法国旧社会的崩溃，他自己家庭的破落，流亡在外的人因传闻和恐惧，把发生在九三年的种种悲剧夸大得更为可怕，这一切是否使他消沉和孤独呢？一个人在生活上或财产上遭了大难还可能不为所动，但有时有一种神秘可怕的打击，打在人的心上，却能使人一蹶不振，一向在欢乐和温情中度日的他，是否受过那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呢？没有谁那样说，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从意大利回来，就已经当了教士了。

一八〇四年，米里哀先生是白里尼奥尔的本堂神甫。他当时已经老了，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

接近加冕时，他为了本区的一件不知道什么小事，到巴黎去过一趟。他代表他教区的信徒们向上级有所请求，曾夹在一群显要人物中拜会费什红衣主教。一天，皇帝来看他的舅父，这位尊贵的本堂神甫正在前厅等候，皇上也恰巧走过。拿破仑看见这位老人用好奇的眼睛瞧着他，便转过身来，突然问道：

“瞧着我的那汉子是谁？”

米里哀先生说：“陛下，您瞧一个汉子，我瞧一个天子。彼此都还上算。”

皇帝在当天晚上向红衣主教问明了这位本堂神甫的姓名。不久以后，米里哀先生十分惊奇地得到被任为迪涅主教的消息。

此外，关于米里哀先生初期生活的传闻，哪些是真实的？谁也不知道。也很少有人知道米里哀这家人在革命以前的情况。

任何初到一个说话的嘴多而思考的头脑少的小城里的人总是够他受的，米里哀先生也不例外。虽然他是主教，并且正因为他是主教，他就得受。总之，牵涉到他名字的那些谈话，或许只是一些闲谈而已，内容不过是听来的三言两语和捕风捉影的东西，有时甚至连捕风捉影也说不上，照南方人的话来说，只是“胡诌”而已。

不管怎样，他住在迪涅担任主教九年以后，当初那些小城市和小人们的闲话，都完全被丢在脑后了。没有谁再敢提到，甚至没有谁再敢回想那些闲话了。

米里哀先生到迪涅时有个老姑娘陪着他，这老姑娘便是比他小十岁的妹子巴狄斯汀姑娘。

他们的佣人马格洛大娘和巴狄斯汀姑娘同岁，现在，她有姑娘的女仆和主教的管家的双重头衔。

巴狄斯汀姑娘身材瘦长、面貌清瘦、性情温厚，她是一个可敬的人。她长得不漂亮，圣洁的一生使她的身体呈现白色和光彩，将近老年时，她显得十分慈祥。青年时期的消

瘦，转成了一种超凡脱俗的神韵，令人想见她是一个天使。她简直是个神人，处女也比不过她。她的身躯似乎是一个透明的清影，秀长的眼睛老低垂着，我们可以说她是寄存在人间的天女。

马格洛大娘又老又矮，又白又胖，整天忙忙碌碌、气喘吁吁，一则因为她操作勤劳，再则因为她有气喘病。

米里哀先生到任以后，人们就按照仅次于元帅的礼节，把他安顿在主教院里。市长和议长向他作了初次的拜访，他也向将军和省长作了回访。

一切安排完毕，全城静候主教行使他的职责。

二

迪涅的主教院和医院紧挨着。

主教院是座广阔壮丽的石料建成的大厦，是一七一二年的迪涅主教亨利·彼惹在上世纪初负责兴建的。那确是一座华贵的府第。其中一切都具有豪华的气派，主教的私邸，大小客厅，各种房间，相当宽敞的院子，具有佛罗伦萨古代风格的回廊，树木苍翠的园子。楼下朝花园的一面，有间富丽堂皇的游廊式的长厅，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主教亨利·彼惹曾在那餐厅里公宴过一些要人。

这些德高望重的人物的画像一直点缀着那间长厅，“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用金字刻在厅里的一张白大理石碑上。

那医院却是一所低矮简陋的房子，只有一层楼，带个小小的花园。

主教到任三天以后参观了医院。参观完毕，他请那位院长到他家里去。

“院长先生。”他说，“您现在有多少病人？”

“二十六个，我的主教。”

“正和我数过的一样。”主教说。

“那些病床，彼此靠得太近了，一张挤着一张的。”院长又说。

“那正是我注意到的。”

“那些病房都是些小房间，空气很难流通。”

“那正是我感觉到的。”

“并且，即使是在有一线阳光的时候，那园子对刚刚起床的病人们也是很小的。”

“那正是我所见到的。”

“传染病方面，今年我们有过伤寒病人，两年前，有过疹子，有时多到百来个病人，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正是我所想到的。”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主教？”院长说，“我们总得将就些。”

那次谈话正是在楼下那间游廊式的餐厅里进行的。

主教沉默了一会，突然转向院长说：

“先生，您以为我这个餐厅可以容纳多少床位？”

“主教的餐厅！”院长惊惶失措地喊了起来。

主教把那间厅周围望了一遍，像是在用眼睛测算。

“此地足够容纳二十张病床！”他自言自语地说，随着又提高嗓子，“瞧，院长先生，我告诉您，这里显然有些不对头。你们二十六个人住在五六间小屋子里，而我们这儿三个人，却占六十个人的地方。这里有了错误，我告诉您。您来住我的房子，我去住您的。您把我该住的地方给我，这儿是您的家。”

第二天，那二十六个穷人便安居在主教的府上，主教却住在了医院里。

米里哀先生绝没有财产，因为他的家已在革命时期破落了。他的妹子每年领着五百法郎的养老金，正够她个人住在神甫家里的费用。米里哀先生以主教身份从政府领得一万五千法郎。在他搬到医院的房子里去住的那天，米里哀先生就一次作出决定，把那笔款分作以下各项用途。这是他亲手写的一张单子。

我的家用分配单

教士培养所津贴	一千五百利弗
传教会津贴	一百利弗
孟迪第圣辣匝禄会修士们津贴	一百利弗
巴黎外方传教会津贴	二百利弗
圣灵会津贴	一百五十利弗
圣地宗教团体津贴	一百利弗
各慈幼会津贴	三百利弗
阿尔勒慈幼会补助费	五十利弗
改善监狱用费	四百利弗
囚犯抚慰及救济事业费	五百利弗
赎免因债入狱的家长费	一千利弗
补助本教区学校贫寒教师津贴	二千利弗
捐助上阿尔卑斯省义仓	一百利弗
迪涅，玛诺斯克，锡斯特龙等地妇女联合会 贫寒女孩的义务教育费	一千五百利弗

穷人救济费
本人用费

六千利弗
一千利弗
共计一万五千利弗

米里哀先生在他当迪涅主教的任期中，几乎没有改变过这个分配办法。他把这称作“分配了他的家用”。

巴狄斯汀姑娘以绝对服从的态度接受了这种分配。米里哀先生对那位圣女来说，是她的哥哥，同时也是她的主教，是人世间的朋友和宗教中的上司。她爱他，并且极其单纯地无条件地敬服他。当他说话时，她俯首恭听，当他行动时，她追随伺候。只有那位女仆马格洛大娘，稍微有些不满。我们已经知道，主教只为自己留下一千利弗，和巴狄斯汀姑娘的养老金合并起来，每年才一千五百法郎。两个老妇人和老头儿都要靠这一千五百法郎过日子。

当镇上有教士来到迪涅时，假如说主教先生还有办法招待他们。那应归功于马格洛大娘的极其节俭和巴狄斯汀姑娘的精打细算。

一天——到迪涅的三个月后的一天，主教说：

“这样下去，我真有些维持不了！”

“当然啰！”马格洛大娘说，“主教大人连省里应给的那笔城区车马费和教区巡视费都没有要来。可从前的那几位主教，都是有的。”

“对！”主教说，“您说得对，马格洛大娘。”

他提出了申请。

过了些时候，省务委员会审查并通过了那申请，以“主教先生的轿车、邮车和教务巡视津贴”的名义每年给他三千法郎。

这件事使当地的士绅们大嚷起来。有一个曾经赞助雾月十八日政变的帝国元老院的元老，为这件事，他写了一封怨气冲天的密信给宗教大臣皮戈·德·普雷阿麦内先生。我们现在把它的原文节录下来：

“轿车津贴？在一个人口不到四千的城里，轿车有什么用处？邮车和巡视津贴？首先要问这种巡视有什么好处，其次，在这样的山区，路都没有，只有骑着马走。怎样走邮车？从迪朗斯到阿尔努堡的那座桥也只能够走小牛车。所有的神甫全一样，又贪心又吝啬。这个主教在刚上任的时候，还像个善良的宗教徒。现在却和其他人一样了，他非坐轿车和邮车不行了，他非享受从前那些主教所享受的奢侈品不可了。咳！这些臭神甫！伯爵先生，假如皇上不替我们清除这些败坏宗教的坏蛋，一切事都好不了。打倒教皇！（当时正和罗马发生磨擦。）至于我，